



通俗文艺丛书

第一次有組織的罢工

上海文艺出版社編



通俗文艺丛书

第一次有組織的罢工

上海工人斗争故事

編輯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：1 1/3 字数：19,000

1960 年 2 月第 1 版

196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403

定价：(五) 0.10 元

通俗文艺丛书

第一次有組織的罢工

上海工人斗争故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收集了五篇上海工人的斗争故事。在这些故事里，很生动地描写了自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以后，积极领导上海工人群众，向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这些故事都很紧张动人，富有教育意义。

目 次

第一次有組織的罷工	5
夜撬鐵軌	17
“大請客”和“劫法場”	21
大鬧社會局	28
光輝的生命	35



第一次有組織的罷工

黨一成立，生活就變了樣。我們幾個老工人記得很清楚，從那一年開始，我們廠里的罷工鬥爭，就跟從前大不相同了。

我們上海捲煙一廠的前身是英美煙廠，新老兩個廠都在浦東。那時傾銷全國的“大英牌”“哈德門”香煙就是我們廠里的出品。老板是洋鬼子。我們從早到晚勞動十二個鐘頭，工錢不過一角二分，一月也拿不着三塊錢。那時的米價却要八塊錢一担，買米只好一升一合買，數一顆吃一顆。洋老板為了逼我們一刻不停地替他賣命，還用了大批洋監工。

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九日那天，老廠捲煙部工人們擠在一起談論着：昨天發下來的工資，又被洋監工亨白爾無緣無故克扣掉五分錢。大家都很氣憤。

有个工人跳起来，气呼呼地跑去責問亨白尔：“亨白尔先生，发下来的工錢不对头，是不是你算錯了？”

“NO, NO, NO ①……”亨白尔連連搖晃着他那肥大的脑袋。

“为啥少发五分？”

“喔——五分！你們在坑棚間里偷吃香烟，有沒有？說，有沒有？啊哈，你賴不掉！扣你們五分一个，还是便宜的。”

“什么，这是哪里来的規定？”

“嘿嘿，这是我的規定……”亨白尔得意洋洋回答。

“你揩油！……”

亨白尔的无耻勾当被人揭穿了，頓時惱羞成怒，拿了一根木棒，对着那工人头上乱打。大家看到这种情景，心火直冒，不知有誰說了声“他凶，我們关車不做”，这一句話好象点了一把火一样，大家回到机車間，一齐关了車。

有人提議：“新厂怎么样？最好通知他們一起

① 英語，即“不，不，不”的意思。

搖板^①。”

“我去！”有个工人叫張濤，自告奋勇，答应下来。

張濤赶到新厂，被看門巡丁拦住，不許入內。他就在厂門口劝說新厂卷烟部工人不要上工。新厂工人拍拍胸脯說：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老厂兄弟受苦，就是我們受苦。一句話，搖板就搖板。”

洋大板得到走狗报告，又气又急，三脚两步赶来，叫巡丁把張濤拖进去，关在門警室，馬上打电话給三区警察署，抓了張濤就走。工人听到这个消息，顿时沸騰起来，憤怒地高喊：“我們宁可餓死，也不替他們做工了。”人群象潮水一样冲出厂門，新老两厂八千多个工人都参加了罢工。

說到罢工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可是以前从来就沒有成功过。老板心里很篤定：誰罢工，把工号抄下来，不是停生意就是吃官司。量你們工人吃不消，最后只好乖乖上工。

两天过去了，以后該怎么办呢？沒有人出主意，只好去求菩薩。我們机車間一帮工人打算到

① 搖板，当时称罢工为搖板。

吳家厅庙去求签，是“上上签”就繼續罢下去，要不，再另想办法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忽然有个外厂工人帶了两位学生打扮的年青人到我們这里来。这两位年青人見了我們就热情地問长問短，很关心工人罢工期間的生活情况。有人問他們来做什么，他們笑着說：“我們听到你們罢工，特地赶来帮你們討債的。”

工人听了很奇怪，又問：“我們連肚子也填不飽，只有欠人家的，哪来人家欠我們的債呢？”那个身穿中山装、操着湖南口音的青年便向工人們解釋：“錯了，你們日夜劳动还吃不飽肚子，就是因为那些不劳而获的資本家剝削了你們的血汗，欠了你們无数的債哩！”他的話給工人們开了窍，好多人就圍着他們两个不散，請他們帮助工人算算这笔帳。

帳很容易算，但是怎么才能討还这笔債呢？那个操湖南口音的青年又說了：“最彻底的办法，就是象俄国工人那样起来革命，沒收地主、資本家的财产！眼前，我們工人要不分帮派，不分地区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車間，一齐团结起来，叫洋老板給我們增加工資，不許他欺侮我們。我們团结的人越

多，就越有力量，一定能够达到目的。”

这两位学生打扮的人成了英美烟厂工人亲密的朋友。特别是那个湖南青年，姓李，我们都叫他“李先生”，几乎天天跟我们碰头。现在罢工可有了路了，工人们推选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刘凤臣、刘荣才等十多人当代表，组织了代表会议，还在吴家厅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做办事处。这下大家高兴的了不得，见面就说：“嗨，我们工人也有了写字间啦！”代表们也真的象模象样办起公来。李先生搬来了一架油印机，又帮助刘凤臣他们起草了罢工宣言和传单，还和大家研究了向洋老板交涉的条件。他建议除了原有的撤换洋监工、不得虐待工人、释放被捕工人、增加工资等四条外，再增加这样四条：

1. 罢工期间工资照发；
2. 星期天工资照发；
3. 不得开除工人代表；
4. 大板签字承认工人所提的条件。

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代表们就在吴家厅庙前的

空地上召开全体工人大会。到会的有几千人，大家滿意地通过了罢工宣言和交涉条件，決議不达到目的誓不复工。刘凤臣領着大家一起喊口号：“劳工神圣！”“还我血汗！”“增加工資！”“减少工作時間！”……几千人的声音象大风暴一样，把天地都震动了。

洋老板还是篤定泰山，对工人提出的八項条件，不理不睬，想要餓死我們。他拿資本跟我們拚，我們就拿生活跟他拚；我們一天少拿一角二分，他却要損失好几万。看誰拚得过誰！十天过去了，大家的意志仍旧非常坚决，束紧褲帶也要拚下去，一定要拚出个名堂来。小李先生他們看到工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，就从外面募捐了一些款子来，款子的数目虽然不大，却真是雪中送炭，工人們都很感动。同时，又派了些工人到碼頭上或是外厂去做临时工，拿到工資，互相接济。

罢工時間一长，四面八方都向厂里来催貨，洋老板眼看要吃大賠帳，急得团团轉。他跟中国买办和走狗一商量，用了个恶毒的办法来对付工人。

八月三日早晨，天剛蒙蒙亮，老厂的工头王凤山拿了厂方五百块大洋，糾集了几个流氓，誘騙了

几十个認識模糊的工人，自管自上工去了。大家一得到消息，立刻赶到厂門口去拦阻。王凤山恶声恶气地說：“你們罢你們的工，我們上我們的工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关你們什么事？”

“不行！我們罢工，你們上工，这是存心破坏，我們不答应。”

王凤山耍起流氓手段来了，伸拳掙^①臂，大拇指一翘說：“哼，你們打听打听，我王凤山不是好惹的。”

工人們当然不会被他的流氓腔吓退，反而触动了火气：“王凤山，你是块石头，我們能搬掉你；你是棵大树，我們也能連根拔掉你。我們就是不許你进厂！”

王凤山嘴一歪，那几个流氓想动手打人，工人們也立刻涌上去。有个叫冲天炮的新厂工人，拿起半只西瓜皮，装滿了粪，对准王凤山头上套下去。这一下，流氓和工人就打开了，一直鬧到三区警察署。署长曾慎修不問青紅皂白，先把王凤山放了，受伤的罢工工人汪有才等反而被押起来，解

① 掙：lè

送淞沪警察厅去問罪。

工人代表回来，急忙同小李先生他們商量，決定一面关照工人不要上厂方的当，要是复工，办事处一定会敲鑼通知；一面馬上召开工人緊急會議，舉行示威游行，向軍閥政府提出抗議。

办事处的工人代表們忙了一夜，到黃浦江边折来了一捆捆的蘆葦，小李先生拿来了白布和許多紅綠紙，大家动手写标語、做旗子。第二天一早，近千人在吳家厅集会，扛着“英美烟厂全厂工人示威运动”“爭还工人人格”等大橫幅，列队在浦东的街上游行。队伍足足有三四里路长，一呼百应，声势真是大极了！队伍从董家渡渡江到淞沪警察厅請愿，要求立即釋放被押工人。警察厅不答应，工人就聚集不散，口号声此起彼落，喊个不停。这时，猛不防几个警察窜出来，把刘凤臣抓了进去，威胁其他工人代表把队伍帶回去。工人們哪肯罢休，把警察厅团团圍住，最后警察厅只好放出刘凤臣和被押工人，并且保証以后不干涉工人自由，大家才列队回浦东。

洋老板一看苗头不对，心里吃慌，就由总大板毛利斯出面，派他的助手朱桂生到办事处来，請工

人代表到他的家里去談判复工条件。

“我們去不去呢？”朱桂生一走，刘凤臣就征求小李先生的意見。小李先生說：“当然去罗！洋老板的种种鬼計都失敗了，毛利斯着了急，只得亲自出馬找我們談判。我們快要胜利了。不过，还要小心，千万別上洋鬼子的当啊！”

八月七日上午，刘凤臣、刘荣才等四个代表，跟朱桂生一起到毛利斯家里去談判。毛利斯見了代表，假客气一番，請我們坐沙发，又端荷兰水，又敬白錫包香烟，可是工人代表碰也不碰。

毛利斯开腔了，他撇开了工人提出的条件，却說：“諸位生活上有困难，尽管講好了，我一定帮忙。”

工人代表互相望了一眼，心里有了数：这老家伙果然狡猾呀！

“我們是代表八千多工人来談判的，不是来談个人生活問題的！”刘凤臣一句話，就拆穿了毛利斯的西洋鏡。

“請問你，我們提出的八項条件，公司里到底接受不接受？”刘荣才接上去質問毛利斯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毛利斯迟疑了一会，眼珠一轉，

說：“那麼讓我們逐條討論吧！”

“不行，八項條件是我們全體工人開大會通過的，要答應就要一道答應。”

毛利斯沒法支吾，只好回說：“你們八項條件中，公司認為有七條可以商量，唯有一條——罷工期間工資照發，這個不行。”

“怎麼不行？我們損失的工資當然要由公司來賠償。”劉鳳臣斬釘截鐵地說。

“你們的損失要公司賠償，那麼公司的損失叫誰來賠償呢？”毛利斯狡猾地反問。

“罷工是你們造成的，當然由你們負責，不發工資我們決不復工，沒有我們工人做工，你們就活不了命。”工人代表一致堅持原來的條件。

朱桂生一看工人們理直氣壯，來勢汹汹，連忙替他的主子保駕，他對工人代表說：“你們的意見，讓大板先生考慮考慮再說，你們也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，下次再談吧！”

當天下午，代表們召開工人大會，向大家報告了談判的情況。工人們一致稱贊代表們做得對，齊聲高呼：“不達目的，誓不復工！”

第二天，朱桂生又來到吳家廟，這次他帶了幾

串鞭炮和一大包炮仗，装着滿面笑容向工人說：“大板先生很同情你們的困难，已經答应由厂里撥一百担白米給你們補貼生活。今天是黃道吉日，他特地派兄弟来迎接諸位进厂，鞭炮、炮仗也买好了，现在就請大家动身吧！”

刘凤臣問大家：“同意不同意？”

“沒有这么便当！”

“噓——”

工人們眼睛雪亮，知道这又是一个騙局，大家齐声反对，朱桂生夹着尾巴悄悄地溜了。

最后，毛利斯只好忍痛拿出一千八百元作为工人罢工補貼費，和工人代表签订了協議。

八月十日下午，鞭炮齐鳴，炮仗震天响，工人們欢呼着，第一次有組織的罢工終於胜利了。

这件事过去已經快四十年了，可是我們还惦记着那两位学生打扮的年青人。复工以后，我們再也沒有見到过他們。直到解放以后，有一天，刘荣才在上海革命历史紀念館看到一張革命烈士的照片，他指着照片上的人說：“咦！这不是那位講湖南話的小李先生嗎！”再看照片下面的說明写着：